

碾·忆

□刘鑫

在爷爷家的院子里，有一座碾，它不只是一块石头与木架的简单组合，而是一首无声的诗，一首承载着岁月、记忆与情感的诗。

碾，外形古朴，由两块厚重的石盘组成，一大一小，大者固定，小者可以转动，它们之间，是岁月的磨合与默契。碾的表面，每一处凹陷、每一道裂纹，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木制的支架，经过多年的风霜雨雪，已变得斑驳陆离，它支撑着碾，也支撑着几代人的回忆。

在农村，碾的作用是多樣的。收获的季节，碾成了最忙碌的“工匠”。那些日子，村里不少人聚集在碾旁，将收获的谷物、小麦小心翼翼地倒入碾槽中。爷爷则熟练地操作着，手握木棍，推着碾缓缓转动，那声音，沉稳而有力。碾动之间，谷物被细细碾磨，去壳、碎粒，最终变成金黄的米粒或洁白的面粉，那是对勤劳汗水的回报，也是对土地的尊重。

碾，还是节日与庆典的“幕后英雄”。我记得，每逢春节，碾便成了制作传统美食的“舞台”。家家户户会用碾加工糯米，制作年糕。我兴奋地围着碾转，看那糯米在碾下渐渐变得细腻，直至成为黏稠的米浆。随后，米浆在奶奶的巧手下，变成一块块香甜的年糕，那是对新年的祝福，也是对传统的传承。

碾，还是邻里间情感交流的桥梁。在那个没有太多娱乐的年代，碾旁成了村人聚会的场所。傍晚时分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会聚在碾旁，或闲聊，或帮

忙。那场景，温馨而和谐。我常常听到，碾石转动的响声，与人们的笑声、谈话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幅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。

记得有一次，夏日正午，阳光炽热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村里的空气弥漫着谷物的清香。邻家张叔正在碾米，谷物在碾盘下被碾磨成白花花的大米，一袋袋装好，等待着被运回家中，成为家人的口粮。然而，意外发生了，张叔在操作时不慎伤了手，鲜血瞬间染红了碾米的白布。这时，爷爷放下手中未完成的农活，急忙跑过去。他先安抚张叔的情绪，随后熟练地为其包扎伤口。在确认张叔无大碍后，爷爷二话不说，接过张叔手中的工作，继续完成剩余的碾米任务。汗水虽浸透了爷爷的衣衫，但爷爷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周围的村民也纷纷加入，有的帮忙搬运，有的为张叔递水。那一刻，碾成为了乡村温情与互助的见证者。

碾，见证了无数这样的互助与温情时刻。每一次的碾米，不仅“碾”出了生活的粮食，更“碾”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如今，碾像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，静静地守候在爷爷家的院子里。岁月的痕迹在它的石质表面刻下了斑驳，但它那古朴而庄重的身姿，依然散发出一种静谧而深邃的魅力。它虽不再像往日那般忙碌，不再有谷物的翻滚与碾轮的转动，但那些与碾有关的日子，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

听白露落进秋里

□刘艳梅

白露这日，天还没亮透，母亲的信息就来了：“煮碗红薯粥，要加老姜。”推开窗，城市还沉在睡梦里，可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——秋的气息已经浓了。

老家人说，白露是听着来的。祖母在世时，每逢白露，总要拉我去田埂上。清晨的露水特别重，稻叶子都弯着腰，叶尖坠着晶莹的水珠子。她穿一件洗薄的蓝布衫，裤脚扫过稻丛，上面洇出深色的痕。“你听，”她忽然站定，“露水灌进稻壳里了。”我竖着耳朵听，只听见风掠过稻浪的沙沙响。她却满意地点头：“灌得瓷实，白露来得正是时候。”后来我才懂，她听见的不是声音，是稻粒饱满时压弯枝头的沉。

江南的白露，是腌出来的。去年在乌镇，客栈老板娘天不亮就窸窸窣窣地忙。推门看见竹匾里铺满金桂，她正往里头撒粗盐。“白露腌桂花，秋分酿酒——”她手指翻飞间扬起细碎的香，“带露水的花腌出来才透亮。”河埠头传来捣衣声，一声声闷闷地撞在雾里。忽然想起《吴郡志》里写“白露节，腌桂、酿秫、候雁来”，原来早在千百年前，古人就把白露这个节气，妥帖地收进了坛坛罐罐里。

北方的白露要干脆得多。在坝上草原，清早被马群嘶鸣惊醒。推开门，草尖都白了，牧人正提着铁桶挤马奶。奶汁射进桶里泛起泡沫，他胡须上结着细密的水珠。“白露奶最醇，”他把陶碗递过来，“牲口吃了带露水的草，奶里都带着甜。”碗沿烫手，远处雁阵掠过天空，叫声利落地划开晨雾。那时忽然懂了“蒹葭苍苍”不全是苍凉，也可以是天地初醒时满口的滚烫。

最念的还是老家的白露夜。晚饭后母亲在院里铺开草席，全家躺着看星星。露水悄悄漫上来，竹席渐渐洇出深色的云。“听，”父亲忽然轻声说，“露水落进冬瓜棚里了。”我们屏息听着，其实什么也听不见，却争着说听见了——听见露水滚进南瓜花蕊，听见露珠砸在枯荷上。后来读杜甫写“露从今夜白”，总觉得不如父亲那句“明天又能摘个大的”来得真切。

今晨阳台茉莉凝了层白露，摘一朵抵在嘴里，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。手机亮起，母亲发来照片：老家柿子树青黄参半，叶缘缀满水珠。“白露打过的柿子很快就能红了，”语音里带着笑，“等你回来敲第一竿。”

《礼记》中所说：“凉风至，白露降。”其实千年过去，白露依旧静静落着——落在晨练人的剑鞘上，落在学童的豆浆杯沿，落在晚归人沾尘的衣领间。农人听见它渗进土壤，诗人听见它滴入砚台，而游子听见它敲在窗棂上，就知道该收拾行囊了。

白露本是无声的，却让整个秋天都有了鲜活的响动，这响动里，藏着节气的规律，藏着生活的滋味，更藏着每个人心底对家、对岁月的惦念。

缝在书包里的时光

□田雪梅

开学前，我带着女儿去商场买书包。各式各样的书包让人眼花缭乱，最受欢迎的是那种带轮子、能拉的双肩包。女儿开心地拉着新书包来回走，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书包重时我就不用背了，拉着它走，真轻松！”

轮子磨着地面发出轻微的响声，像带着股魔力，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三十多年前。

那时我正要上学前班，母亲早早就开始给我做书包。她把平时攒的各色碎花布头全都铺在炕上，反复比对、拼搭。那些零零碎碎的布片，在她手里被剪成一块块方形、三角形，再一片片拼好、缝起来。我蹲在一边，看那些散碎的布渐渐拼出了小花、小房子的样子。最后缝合时，她用一条素色长布条仔仔细细包边，再缀上一道细花边。

一个新书包就这样做好了。母亲的针脚又密又匀，像一排排整齐的小蚂蚁。带子也做得比一般的宽，她让我背上试试，一边弯腰帮我调整长度，一边轻声说：“这样不勒肩膀。”那只拼布书包图案别致，我特别喜欢。开学后，我有时单肩挎，有时斜着背，总觉得它是全世界最美的书包。

母亲每年都给我做拼布书包。直到五年级，班里一个女生背来了一个新款双肩包——深红色，带按扣，两边还有小兜。她走起路来昂首挺胸，书包服服帖帖贴在身后，显得特别神气。她跟我们说：“这叫双肩包，大城市的人都背这个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拼布书包黯然失色，奇土无比了。

回家后，我跟母亲抱怨：“书包压得肩膀疼，带子还老滑下来，现在没人背这种手工做的了。”母亲没说什么，只是拿起我的

书包，默默端详了好久。

那个暑假，母亲特意跑去镇上的姑姑家，借来一本杂志，用铅笔在白纸上描出双肩包的图样。她选了一块天蓝色的斜纹布，比着图纸裁好片，一针一线地缝，在开口处缀上一条银色的拉链。书包两边缝了同色系的调节带，母亲还在背面巧妙地加了一个小侧袋，刚好能放一个水壶。

背上新书包的那一刻，我巴不得第二天就开学。

那时候，书包里不过就几本书、几个本子，再加一个铁皮铅笔盒，母亲每天都往侧袋里塞个煮鸡蛋，或者一个苹果，书包在肩上没什么重量。

后来上中学，书越来越多，书包也越来越沉。母亲怕带子勒我的肩膀，就在肩带里面缝了两块厚厚的棉垫。那样，再怎么重，也不会磨肩膀了。

“妈妈，你看！”女儿突然喊我，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。她正兴奋地演示新书包的轮子怎么灵活转弯。

我不由感叹：“现在的孩子真幸福，书包都能拉着走，再重也不怕压肩膀了。”可转念一想，那时的我们，背着母亲亲手做的书包，走过小路、跨过小河、看过夕阳……那种日子，其实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富。

开学后，女儿轻松地拉着书包上学放学。

书包的形状变了，材质变了，功能多了，可里面装载的期望与梦想，却从未改变。

